

国内第一部揭示**医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

黑与白

一个女药品推销员的故事

公开一个与**您的健康**有关的话题
较真一笔令您瞩目的**住院费用**
揭示**一盒药**医生从中得到多少“**处方费**”
曝光一种**医生与药厂**两情相悦的**猫腻**

◎李惠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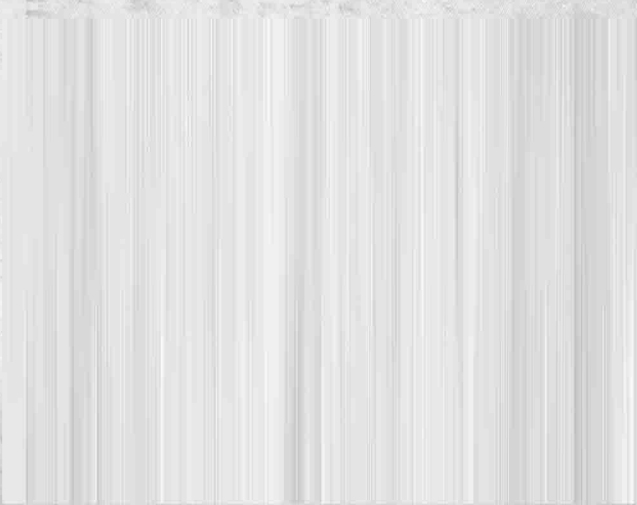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黑与白

一个女药品推销员的故事

◎李惠薪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与白/李惠薪.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1

ISBN 7-5396-2215-6

I. 黑...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623 号

黑与白

李惠薪 著

责任编辑: 马晓芸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印数: 5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215-6

定价: 1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初来乍到..... 1

第一次进大医院，龚媛便知道了：在大医院辨识医药代表，犹如在涉外饭店辨识徘徊的“鸡”一样容易。

二、曾经风雨 36

虽然“消痰快”在经过了繁杂、苛刻、节外生枝的多个环节后，终于成箱地渠道畅通地搬进了医院。但要想换到患者手中的钞票，却并非易事，而且给龚媛定的销售额是几乎无法达到的，“消痰快”每箱一百盒，每盒三十瓶，每月要售出十箱，只有完成了医药主管规定的任务，超额才能领到超额奖，否则只有基本工资。

三、知己知彼 64

很快龚媛就被他身旁的一位婷婷玉立的年轻女郎吸引住了，她原以为是咖啡厅的工作人员，但那女郎却一直紧紧地傍在郭俊生身边，几乎寸步不离。龚媛的心中立即腾起了一股无名之火，她替罗碧蝉不平，是他搅乱了罗碧蝉得之不易的大学生活，为他失去了自己和全家为之奋斗、挣扎的大学生涯……

四、版纳风波 87

走进房门时，龚媛发现门是虚掩着，前庭只开着地灯，显得很昏暗，龚媛刚刚在门前站定，还没有敲门，石大磊就一阵风似地跑来开门了。这是带套间的客房，有自己单独的阳台，房间里多了一张长的藤竹的沙发，进门旁的圆形茶几上，放着已经开始凋谢的花，龚媛只能辨认出红色的扶桑，和一种淡紫色的兰花。只见他显得精神非常抖擞。仿佛这不是人们酣睡的午夜，而是精力充沛的早晨。

五、幕后交易 125

“不许收授患者及家属的红包，违者予以重罚。”

“医药代表谢绝入内。”

可就在这大标牌下，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大夫，正公开地接住一位老者递到手里的沉甸甸的信封，面部表情毫无愧色，对墙上那耀眼的红字竟然视而不见。看来这些规章制度是“贴”给上级检查单位看的，它和门前摆放的鲜花，黑板报都是属于装饰物、宣传品一类的道具。

六、故地重游 154

醉汉狂叫不已，在抢救床上，虽然被缚住了手脚，犹如误入歧途，搁浅在沙滩上的鱼似地拼命地扭动身体，在做垂死的挣扎……在忍无可忍

的情况下，龚媛亲自找到当晚值班的行政负责人，她对院内的规章制度是了如指掌的。

当龚媛敲开了值班主任的房门时，对方十分惊愣，竟好一会儿没有讲出话来。

七、情感危机..... 184

罗碧蝉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深圳富人区的花园别墅，头都没有回，她恨不得插翅离开这令她心碎的监狱。回到北京后，她绝少向龚媛讲起有关深圳的事情，除了偶尔谈谈富人区的花园别墅，她知道凭龚媛的头脑，能够想到事实真相的。

八、祸起箫墙..... 212

“我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

其实秋帆还将听到的一些闲言碎语滤去。没有照实讲给她听，以免对她造成更大的负面效应。据了解内情的人讲：“对方发话了，认为是少见多怪，这种人必须给点颜色看看。”“医院没留她是对的，瑞安公司也得炒了她的鱿鱼，让她体会体会‘下岗’的滋味！”其语言之狠手段之毒令秋帆瞠目。

九、祸不单行..... 258

“有人替她统计过，一年出国十三次，每次药厂资助，下飞机都会发五百美元，这可是催人上天入地的最大动力！”

“这回可撞上了，她的独孙子是死是活还不

一定呢……”“看样子，凶多吉少……”

接着是一阵沉默……

十、生离死别…………… 288

罗碧蝉送了她一程又一程，她劝她回去。罗碧蝉紧紧地拉着她的手：“我怕见不到你了！”

“傻话，北京、深圳来往这样方便，你可以回来，我也可以去看你！”讲这话时龚媛心里的把握性也不大，特别是自己要为生计奔波，首先时间就没有保证。

当交通车开过来时，龚媛挣脱了她的手，罗碧蝉突然喊：“想着我，一旦我死了……那就是谋……”

尾声 何去何从…………… 316

乍一到医院，龚媛成了众目睽睽的聚焦人物，有人当面了解情况问东问西：“据说是你一手策划了这次周末度假，你是被缉拿回京的？传说畏罪潜逃……”“你是不是在等待接受处分？”“听说家属与你誓不两立，你是为逃脱麻烦才离开北京的！”“你还在瑞尔公司吗？听说你换了地方……”

一、初来乍到

第一次进大医院，龚媛便知道了：在大医院辨识医药代表，犹如在涉外饭店辨识徘徊的“鸡”一样容易。

龚媛从容地走进北方医院的候诊大厅，发现这里一扫高峰时节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的拥挤景象——那场面用“大栅栏”来形容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那种情景多出现在流行病高发或者是闻到了公费医疗要进行改革的风声的时候，目击者形象地打了个比喻，取药的队伍，犹如北京的风味小吃——螺丝转儿烧饼，一层包着一层，以至首尾都难以分辨。现在只见患者稀稀拉拉，连淡绿色的候诊椅都没有坐满，墙上张贴的宣传牌和标语也就清晰地映入眼帘，特别是有关医药代表的，龚媛看在眼里，不禁倏然一惊。

举目望去，每个诊室的门口都贴着一张“医药代表不准入内推销药品”的告示牌，虽然她坐在患者中间，却如坐针毡，有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感觉。她再也不敢坦然从容地举目四望了，只得顺下眼帘，集中精力。她需要思索。无意中，她发现大衣的下摆打开了，她用手将它们摊平。此时她真后悔，大衣为什么要买成灰色的，真晦气，要是听罗碧蝉的，买成猩红色的，那气氛可就大不一样了。这件羊剪绒大衣花了她六百多元，要不是进了外资药厂，这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要唱戏必须置办行头，到大医院和这些知识分子们打交道，可不能打扮得太寒酸……龚媛的思想跑远了，这是近半年来处处找工作、处处碰壁的经验，残酷的现实常常让她不寒而栗，而突发的联想、幻想、奇想，能使她从备受煎熬的现实中逃遁，至少，可以获得暂时的解脱。

“看见门旁贴的那张‘安民告示’了吗？”胖老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影影绰绰的，只见条子，看不清字！”瘦子回答。

“我清晨来得早，”胖子走到跟前看了一遍：“医药代表

……”

“不准入内……”瘦子抢先说，“您是新近来这医院看病吧？这条子都贴了好几茬了！我的公费医疗关系一直在这个医院，自打公费医疗一试行，就在这儿看病，上边查得紧，或者是患者有反映，这些条子就贴出来！若遇上过节，或者上级来检查卫生，一夜功夫就都刷下去了……”

“这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胖子说。

“老姐姐，可让您说准了，”瘦子干咳了两声，“这也就是个障眼法！”

“你瞧，你瞧！”胖子那肉乎乎的大手指向3号诊室的门口。

这时只见一位男医生与一位衣着笔挺、手拎黑色公文包的年轻人出现在诊室门口，热烈地握手，互相点头，躬身致意。

“瞧瞧，不是不许医药代表入内吗？”胖子愤愤地喊。

候诊厅里很多人都将视线转向了她……

“别喊，别喊！”瘦子忙不迭地摆手，“那条子上写得清楚，不许医药代表入内，可没说不让代表们出来。”

胖子一下卡住了，不知道是没词儿了，还是喉咙里“呼噜噜”作响的痰妨碍了她说话。

龚媛差点儿笑出声来，她觉得那瘦老太太还真嘎。突然老太太用手捅了捅她的胳膊肘。龚媛一惊，莫非老太太发现了她正在偷听她们之间的谈话，心突然狂跳起来……其实她的疑心是多余的，老太太只是问了一下时间，这对她来说也正好提了个醒儿，她必须立即行动。形势既严峻又紧迫，前任代表与上级吵翻，负气离开公司，让她来熟悉环境和认识客户，可是连一些必要的文字资料都没有。销售主管英樱原

来答应带她到医院各个科室去认认门，讲得挺痛快，可是昨天晚上，突然呼了她，手机上清清楚楚地显示：“明天有事，不能去医院！”这话说得模棱两可，龚媛琢磨了半天，看来她肯定是不去医院了，我去不去呢？她没有明确说。经过再三思考后，龚媛考虑到虽然自己两眼一抹黑，不了解北方医院的情况，可自己到底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六年时间，有三年半是在医院度过的，各个医院间的科室，人员情况大同小异。万事开头难，况且这销售代表的工作可来之不易，不管英樱是真有事，还是假有事；是公事还是私事，抑或她根本就没有事，龚媛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打开局面。

摆在龚媛面前的有两个任务，一个是继续保持公司已打进医院的药品的销售势头，一个是要尽快引进公司生产的一种咳嗽药的新品种——“消痰快”。

“药库、药房……都通了。”英樱斩钉截铁地挥了一下手，“就差科主任填药品申请单了。”龚媛记得很清楚，在英樱轻描淡写地讲这些话时，她却发觉与她同组的代表们脸上都流露出似笑非笑、高深莫测的古怪表情。这对于涉世不深的龚媛来讲，颇感费解，只觉得难以捉摸。

她只知道主任是女性，姓黎。十点钟了，大部分诊室门前的候诊椅上已空空荡荡，唯独走廊尽头挂着专家门诊牌子的诊室前边，还有几个人，有坐着的，有踱步的，也有紧倚在门口的……龚媛推测这是黎主任的诊室，今天挂牌出诊的教授名单中有她。

专家诊室的门大部分时间都是紧闭的，这与其他诊室大相径庭。其他诊室都是大门洞开，患者连同家属拥进屋内，几乎挤得水泄不通。大夫被围着，似乎只有这样病才能看好，否则不放心怕漏了号。护士坐在分诊台前，聊兴正浓，对眼

前的一切熟视无睹。只有上级来检查核实医院等级，要求一医一患时，这里才能静下来，医生们一向都在众星捧月中施展医术，一旦没了这些，还会不习惯呢！

黎主任的诊室秩序井然有序，从开启的门缝中可以看见，经常保持一医一患，偶有病重的患者才有一名陪伴的家属。黎主任正在向大家做解释：

“对不起各位，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要与这两位谈谈。”黎主任声音清脆。她长得十分娇小，戴着眼镜，一只雪白的大口罩遮住了她的大半个脸，那焗过黑油的一头染发给人一种不大自然的感觉。至今龚媛都不能理解那些上了年岁的人的心理。岁月在人们的肉体上留下的印痕，不可能用人为的方法消除它，搞不好常常会弄巧成拙，自己以后年纪大起来，至少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时龚媛发现了自己的疏忽，一对衣冠楚楚的男女，被客气地请进了诊室，正要进去看病的两位患者的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其中一个低声说：“药厂的！”

这次进去的人比哪一次请进去的患者呆的时间都要长，龚媛有一种心急火燎的烦躁感觉。已经快十二点了，自己算白来了一趟，同时又十分羡慕那两位代表，竟然与黎主任打得如此火热。她伸长脖颈往门里窥探，把里面两位靓男倩女端详了个够。在大医院辨识医药代表，犹如在涉外饭店辨识徘徊的“鸡”一样，连中学生都有这样的判断能力。龚媛自己觉得冒了一回傻气！

门终于开了，黎主任没有送出来，男的礼貌地向龚媛咧了一下嘴，她没有理睬他，从没有关闭的门缝中，看见黎主任正在匆匆忙忙地将拉开的抽屉推上……“是的，他们送了东西，而这东西是能被黎主任接受的，她能看上眼的，然后

他们达成了某项默契，他们双方都很满意……”龚媛在暗自嘀咕。她站累了，脖子也伸酸了，突地在门旁的一只椅子上坐下来，暗自思忖自己只带来了要求，要她写药物申请，除此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两手空空。龚媛对于能否完成任务，信心越发不足了。这时肚子又咕咕地叫起来，单单又挑中了这样的时间，来谈这么重要的问题，雪上加霜——成功的概率几乎是零！

龚媛抬起头，发现不仅走廊里，就连候诊大厅都空空荡荡的了，值中班的一位护士正在每个诊室间穿行，清理桌面，收取用过了的压舌板，走近龚媛时，用眼睛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头往黎主任的诊室扭了一下，“等她？今天你运气好，平时一二点钟才能见到她。”

龚媛注意到她那大口罩的上边露出了两只细细的眼睛，压在头上的护士帽沿滑下一绺白发，不高的身材已显得有些臃肿了。她肯定是这里的老资格了，龚媛十分礼貌地站起来打招呼。

护士问：“药厂的？”

龚媛说：“请您多关照，我第一次来医院。”

“看着你面生呢！坐吧！”她又转身进了其他的诊室。

龚媛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战斗欲望，想在与对手打交道前，多了解一下对方。她把即将开始的谈话，看成一次激烈的角逐，“知彼知己”才会有成功的把握。她屁股刚刚挨在椅子上，立刻又弹了起来，直奔老护士所进的诊室。龚媛有些紧张，声音显得有些局促：“老师您贵姓，这是我的名片。”

那位护士转过身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双手接过名片说：“我姓方，就叫老方吧。我们当护士的帮不上什么忙，

还得靠大夫、教授、主任们。”

“方老师，我对医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还得靠您指点呢！”龚媛发现对方的视线正在自己的黑皮包上搜索，急中生智打开皮包，掏出一支两色圆珠笔，“没有准备礼物，就算是纪念品吧！”方护士接过来仔细地端详了一下。

龚媛解释说，“这不是公司的产品！”

方护士边将笔插进上衣口袋边说：“我说呢，外国公司的纪念品笔上都有公司的名字。”

龚媛暗暗叫苦，这是自己上班前去百货大楼花二十多元买来的，不由地又埋怨起英樱来，她竟然连公司的小纪念品都没有给自己一点儿，就是提醒提醒自己也好呀！没有任何叮嘱，没有任何装备，就这样赤手空拳地给推上擂台了，悲惨的结局是不难想象的。

“这小东西可不要送给黎主任，她就是不扔进纸篓里，也肯定会连眼也不眨一下的。”方护士压低声音，十分神秘地说：“她什么都不缺，出国、汽车、房子……”

龚媛的心凉了一半，她都想班师回朝，不和黎主任进行这第一次的交手仗了。

方护士早已看出龚媛沮丧的情绪，赶忙改口说：“你也不要为难，她也不是刀枪不入的神人，她也有不顺心的事……”她故做神秘地左顾右盼，踮起脚尖趴在龚媛的耳旁低语：“她有一个考了两年高中都考不上的孙子。”龚媛听到这个消息后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但仍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专注地听着。

“特别是那孩子的英语差，两年考分加起来不够五十分。”方护士的脸上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絮絮叨叨地讲，“这种情况搁在谁身上谁都心焦，她一直在请英文家教，就像找

看小孩的保姆一样，换了一打了。刚才你坐在这儿等她，我还以为你是她要请的英语老师呢！”

龚媛听到这个消息犹如走瞎道的行路人突然看到了一束亮光，至于这有限的光亮能否将她引到广阔的坦途，不得而知。她必须无条件地追随着这点光亮走下去，因为她具有当英文家教的条件及经验。她十分感激方护士为她提供了一个如此重要的信息，她觉得一枝笔的酬劳太小了，提包里还有一把才买来的黑色牛角梳子……这时，黎主任的门打开了，最后一个病人已经走出来，她已经等了一个上午，决不能再坐失良机。她急忙向方护士摆手致谢，一边向黎主任所在的诊室快步走过去，只听身后一个声音轻轻地说：“不用害怕。”她非常感激地回过身来向方护士点了点头。

龚媛在开着缝的门上又轻轻地敲了两下，为了提醒正在忙碌地收拾桌面的黎主任。

黎主任头也没抬：“请进！”

龚媛双手举着名片递到黎主任的面前，轻声说：“我是瑞尔公司的医药代表，请您多关照！”黎主任接过来，连看都没看便扔进一堆撕断了的挂号条上。

龚媛仿佛被人打了脸似的，立刻觉着热血涌上了两颊，这对她无疑是一种蔑视和侮辱，一时竟无言以对，呆呆地盯着被扔进破纸堆中的自己的名片，欲哭无泪。

沉默具有极大的威慑力，胜过了千言万语，诊室里静静的，只有黎主任整理纸张的沙沙声。突然她住了手，注意到了龚媛正用无奈、绝望、求助的目光看着自己，而且一直站在桌前。面前这个女孩有着颀长的身材，合体的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孩子似的面孔。她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在请求长者的宽恕……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黎主任也为自己

的傲慢无礼而感到一丝歉意，她摊开双手表示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请坐，非常抱歉，我真是没有时间了，几点了？”

龚媛注意到黎主任那金灿灿的戴在手上的表，看时间对于黎主任应该是举手之劳的事，龚媛懂得这是缓解僵局的一种手段，她只有遵命，捋起大衣袖子，将衣扣解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差一刻一点钟！”

“是呀，真是没时间了，”黎主任疲倦的脸上流露出近似麻木的表情，“两点在北京饭店东宴会厅还有一个哮喘药的发布会，我是第二个发言人……”

龚媛听了立刻像一只充了气的皮球似的，从椅子上弹起来，说：“非常抱歉，打搅您了，改日再找您谈！”她说的确实是心里话，总不能因为自己要完成任务，让一位年过六旬的长者，吃不上饭，无法休息，这未免太不人道了。

“没什么，对我来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一回生二回熟，你们公司的医药代表换得可够勤的……”黎主任边说边用身子挡住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半尺见方的、彩纸包着的礼品包。龚媛从门缝中早已看到了，这是药厂送的，里面的东西可就不得而知了。

龚媛自知尾随着黎主任也没有用，因为对黎主任来讲有关药品的新闻发布会，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情。虽然龚媛是外企医药推销代表的一名新兵，对于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不十分清楚，部门内部的猫腻也不门儿清，可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种外企举办的药品新闻发布会，根据主讲人的地位及社会影响，他们在会上做发言的价格在1000美金上下，单凭这一项巨额利益的驱动，黎主任会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连病房重病病人的抢救，都可以以参加重要国际会议为名而推脱。龚媛自知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只有

退避三舍。

看着黎主任急匆匆地离开了诊室，龚媛觉着自己用不着那么着急，北京饭店的会议与自己无关，她从容地浏览了一下那杂乱无章的诊桌。在她当实习医生时就听医务人员们议论过，真正可以挣到大钱、黑钱的医生，是不到门诊来看病的，要想从那有限的挂号费中提成，成为百万元户，连做梦都甭想！就是想开汽车，恐怕连车轱辘都买不起。市里规定最高专家挂号限额为十元，提成比例各大医院有异，大约要在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之间浮动，院方限制每位专家挂号十至十二名，当然也有突破的，最高限挂三十个号吧，最多不会超过二百元，要知道在医院里凡达到十元专家者，并非天天出门诊，要是天天看这么多，非折寿不可。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啊，不单单是紧张得脸、嘴、手甚至腿都要并用，还要与那看不见的细菌、病毒、微生物打交道，这挣得可是卖命的钱，完全不同于拿着麦克风，舒展着腰肢，在台上忸怩作态的歌星们，一曲终了远远超过医学专家、教授们一辈子挣的钱。

龚媛粗粗地看了一下桌上的挂号条，黎主任并没有超过医院规定的专家门诊病人数。而黎主任对患者进行诊治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不能排除她诊治病人时非常认真、仔细，不过如果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她的复诊病人，显然用不了这么长时间，看来门诊时间为她与社会的广泛交往开辟了另一个窗口。龚媛觉得头脑昏昏沉沉，心口发闷，堵得慌，虽然粉刷成白色的墙壁，挂着天蓝色窗帘的诊室十分整洁，但她却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想急忙摆脱它，就在她准备离开时，皮包里的呼机响了。

汉字显示：速回电话。英樱